

边关军歌·新时代传唱

山河岁月间 边关军歌里

■郑蜀炎

“鹰飞在天上,影子落在地上;歌唱在嘴里,调调打在心头。”在内蒙古边防采访,随边防官兵草原巡逻途中,路遇踏歌而行的牧民,一曲信马由缰的高亢粗犷民歌传来,瞬间把心口撞出火辣辣的滋味。

高翔的鹰与豪迈的歌,就这样铺展出边关独有的天苍地阔的画卷、超越传奇的故事。能歌善舞的边疆群众爱说自己“每天都在山歌里醒来”,而铿锵鏗玉的军歌也伴随着边防军人的岁月风华。那些边关军歌灿然而直抵于心,会让你在“谈笑相逢肝胆倾”的旋律中,理解什么是青春热血,懂得什么是家国情怀。

更何况,歌声荡漾踏足处,必见军旗猎猎,有雪峰大海繁星交相辉映,巍巍雄关,岂止千里万里;更何况,歌者皆披坚执锐,任风霜凝戎衣,泉石激韵飞腾急管繁弦,壮行天涯,岂止千人万人……

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,而军歌则是这种记忆里的一种标志性刻度——中国最早的军歌,应当是《诗经》里的《无衣》。

当然,它属于边关,来自边地——“岂曰无衣?与子同袍;王于兴师,修我戈矛,与子同仇。”三千年后的边防军人,依然能够被这古老战歌激荡起万般豪情。鼙鼓狼烟中的血与火,纵马横骑的壮士情,是边关军歌永远不变的主旋律。

1951年12月1日,人民解放军在雪域西藏完成了解放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战。这是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,也是一个高歌猛进的日子——随着一支支边防部队进驻驻防边关要地,担负起边关卫戍的重任,一首首令人怦然心动的边关军歌也在这里诞生了。

在新疆伊犁边防采访,如同在读一本凝重的中国近代史。这里有不少“百年老哨”,仅听其沿用百年的名称,就让人思接千载。然而,斑駁沧桑间,新一代边防将士为新中国的边与防、疆与域,用旋律唱出了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拥有的硬气与豪迈。出自新疆阿拉马力边防连戍边人笔下的那首著名军歌——《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》,从诞生那天起,就弘于一国,彻响军营,秉持注释着边防军人“金子般耀眼”的信念和心声。

这首歌曲现在镌刻在连队大门口的一块天山石上,激越的旋律中宣示着戍边士兵永远的忠诚、永远的奉献。永远有多远,永远就在眼前……

“都说西藏苦,最苦是墨脱。哨到西藏来,当兵守墨脱。”当年徒步采访墨脱的时候,这首叫《当兵守墨脱》的歌还没写。但是,墨脱军人的脚印,一直在漫漫边关路上谱写着砥砺飞扬的音符。如同当年采写的新闻通讯中一个章节的标题——“千里墨脱路,万首奉献歌”。

平生踪迹少年心。墨脱边防曾经有巡逻线而无巡逻路,脚踏到哪里,哪里就是路。最远最险的防区需要在险路湍流间徒步往返8昼夜。刚满18岁的新兵姚刚在他生日那一天,让18岁成为永远——他巡逻途中被卷进滚滚浪涛,身后的战友只抓住他崭新的背囊。后来,连队军人大会决定:将姚刚

常挂嘴边的《那一年我17岁》,作为连队的保留歌曲——“背起行囊,装着若无其事地告别妈妈。想起妈妈对我说,别忘了回家的路……”

今天,墨脱军人唱《当兵守墨脱》,也唱《那一年我17岁》,歌声告诉我们,边关军人并非不懂时尚,只是他们知道,军人的选择首先是牺牲奉献之高尚。

最早论及军歌者是东汉蔡邕,“建威扬德”是其提出的军歌定义。在云南边防,有一个连队改名动一时之《小草》为《大树》,作为自己连歌——“没有花香,没有妖娆,我们是一棵大树能挡住天呼海啸……”我不知道改编的水平如何,却知道,“建威扬德”之意尽在其中。天遥地远并不能遮蔽边关军人的万丈豪情,战士们告诉我:“身为边防军人岂能甘为一棵默默无闻的小草,任由风雨飘摇。自己必须成为一棵高耸的大树,在边防线上为祖国抗击雷霆风暴。”

长歌行,歌咏志。那一夜山雨骤至,和战士们一同放歌,声高亢而不闻风雨骤。千里万里,走边防下海岛,戍边人



图1:边防官兵在训练场上列队演唱军歌。

图2:烈日下的瞭望塔上一隅。

图3:边防官兵在海上瞭望塔上站岗。

融媒体策划

一首歌,一段青春;一首歌,一份情愫;一首歌,一生回忆。每个边防连队,都有一首连歌,歌里的故事,歌里的精神,值得几代人永远珍藏。

有时候,这首歌因深情讴歌边关军人的报国情怀而穿越时空,在戈壁荒漠、海岛高原传唱不息,成为几代人心中激荡的旋律。

有时候,这首歌就是战斗力,一首歌有深情更有豪情,是一茬茬守防战士苦练杀敌本领、勇于逐敌亮剑的劲力源泉。

更多的时候,这首歌能创造某种励志氛围,让连队活跃起来,让士兵快乐起来,稀释艰苦、淡化寂寞,让艰苦生活成为戍边人独特的人生经历。

歌如人生,人生如歌。一首熟悉的老歌,就像一个窗口,带你认识一个地方、一群兵。苍凉中透着悲壮,轻扬中不失坚定,委婉中激荡豪迈,尽管不同地域的连歌自有其特定音律,但唱的都是戍边人的心声、志向和情怀。

今天起本版推出《边关军歌·新时代传唱》《青春对话》专栏,通过文字、视频多种形式,讲述边关军人的青春故事,敬请关注。



扫码关注“中国边关”公众号



扫码了解“南海舰队”公众号

遥远的南海,遥远的西沙,有一群守礁的人,他们心中最深情的旋律永远是《西沙,我可爱的家乡》——

歌声中,家乡不再遥远

■本报记者 杨悦

在黄刚心里,最适合唱起《西沙,我可爱的家乡》的时刻,是送别。

2018年,在西沙琛航岛码头,这位四级军士长送走了手把手带教他的班长夏海兵。

那几天天气不好,连着下了几天的雨。冰凉的雨水渗过衣衫,黄刚站在那儿,最后一次与老班长合唱了这首歌:“西沙西沙,西沙西沙。祖国的宝岛,我可爱的家乡……”

身旁,有人偷偷揩了揩眼角,有人默默让泪水与雨水交融。黄刚忍不住心酸涩:“这一别,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机会再来了!”

在这里,黄刚见证或体验过许多次相聚和分别。岁月长流,这座码头如一座迎来送往的月台,迎来无数青涩的新兵,送走无数肤色黝黑的老兵。一代代西沙人来到这里,又离开这里。告别的时候,几乎是所有西沙老兵对这首歌理解最深的时刻。

无数次的送别中,这座码头也听了无数次《西沙,我可爱的家乡》。

从家乡“凝固的海”到西沙“辽阔的海”,他在心中一遍丈量着距离

2007年,19岁的黄刚从老家甘肃肃西来到琛航岛。那是黄刚第一次离开家乡,第一次见到大海。

这里的天空特别透,星星特别多。“老家的天,总是昏沉沉灰蒙蒙,风一吹就满天都是尘土。不像这里,天蓝海蓝,树木也郁郁葱葱的。”黄刚过去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。

坐在岛中央的营房里,黄刚像每一名刚入营的新兵一样,学唱《西沙,我可爱的家乡》。

阳光透过窗子照到他脸上,海风也温柔地轻拍脸颊,窗外的景象就像歌里唱的一样:“在那云飞浪卷的南海上,有一串明珠闪烁着光芒。绿树银滩,风光如画。辽阔的海域,无尽的宝藏……”

看海时,他常常想起西北老家的风光。虽然黄土高原的尘土和西沙群岛的碧波像是两个世界,但那高原宛如凝固的海,层层山峦褶皱如定格的涌浪。有时望着望着,他眼前的水色就会换成熟悉的黄土波涛。

甘肃肃西,西沙琛航,从家乡到这里究竟有多远?刚上岛的时候,在琛航岛的大理石主权碑上,黄刚用手粗略丈量过——两两还长。这两两还长的长度,代表着40多小时的行程和近20小时的飞行,意味着2000多公里的距离。

在这里,黄刚开启了13年远离尘嚣的守岛时光。从家乡“凝固的海”到西沙“辽阔的海”,他在心中一遍遍丈量着距离,也一遍遍哼唱着那首《西沙,我可爱的家乡》。渐渐地,他爱上了这里的日落。



图1:激情。盛夏,夕阳中,琛航岛官兵在海边训练,炙热的激情一瞬间迸发。
图2:“家乡”。从家乡到“家乡”琛航岛,地图上的距离,一个手掌就能丈量。
图3:守望。西沙礁盘上,一群坚定的身影,他们日夜夜守望望着远方,守护着祖国。
照片由西沙某水警区琛航岛守备营官兵提供

傍晚时分,霞光铺满了整片水域,通红的太阳就掉进海平面下去了……“这景色,特别治愈。”黄刚说。

歌词里有了自己的人生,你才会真正理解一首歌

治愈总是需要时间。正如同黄刚一遍遍哼唱的这首《西沙,我可爱的家乡》,歌词里的那份眷恋与热爱,刚上岛的他读不太懂。

这首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的歌,是一部讲述了西沙海战的电影《南海风云》中的插曲。后来,它成为西沙官兵数十年未曾改易的“专属”军歌。

黄刚喜欢这首歌的旋律,也会感叹歌里面西沙的美好。但那时刚刚离家的黄刚唱起“家乡”两个字时,心却飞到了2000多公里外的故乡。那时候,他常常在夜色中默默登上灯塔,望着北面独自哼唱老家乡土味浓厚的小曲。

后来,待的日子越长,黄刚越发觉,最初令人憧憬的浪漫风光,身临其境后完全是另一种模样。“过去有人说,这里待一天是天堂,两天是人间,三天以上就是地狱。”黄刚笑道。

这座被大海包围的小岛,跟黄刚的西北老家一样缺水——淡水。日常的

生活生产中,黄刚和战友一滴水也不敢浪费。好在,经历过缺水日子的他比其他战友更能适应这里。

“这里没什么新鲜事。”西沙岛上没有四季,海风不知疲倦地吹拂,吹去了悄然飞逝的时光,也吹去了年轻战士脸上的青涩。

为了打发时间,黄刚守着图书室里的音乐基础教材,从认谱开始,自学起了乐器。在战友眼中,黄刚“乐器玩得越来越溜,从笛子到葫芦丝又到了二胡”。

闲暇的时候,总会有几个战友围成一圈听黄刚演奏。那首《西沙,我可爱的家乡》当然是保留曲目,但因为这首歌大家经常唱,他也会给战友换一换口味,表演几首新曲子。

在咸腥的海风里,他用笛子吹《十五的月亮》;在椰树的凉荫下,他用二胡拉《妈妈的吻》……黄刚晒黑的十指在乐器上跳跃的一幕,不知刻进多少战友的记忆深处。

歌词里有了自己的人生,你才会真正理解一首歌。休假回家的日子里,黄刚兴致勃勃地给亲朋好友讲西沙的故事。当在家乡情不自禁地演奏起《西沙,我可爱的家乡》时,黄刚才恍然发觉——他对西沙的情感早已悄悄转化。那些单调的军旅时光织成了难以逃脱的密网,他常挂在嘴边的家乡小曲,不知何时已替换成了那首日唱响的军歌。

远隔千里的两个“家乡”,都沿着时代的轨道向前飞驰

两年前,黄刚的妻子第一次上岛。战友带来了岛上的菊花,编成花环送给她,她满面笑容地接过。黄刚带着妻子好好展示了一番自己生活十几年的地方。他们沿着环岛的马路散步,欣赏西沙的日落。

海浪拍岸,夕阳的余晖笼罩在一对人身影上。漫漫滩上,两双大小不同的脚印相携着蔓延出一条曲线,伸向视野尽头。

黄刚伸手给妻子指了指老家定西的方向,夫妻俩一同望着海的另一边。身后,营区的广播中传来熟悉的曲调:“祖国的宝岛,我可爱的家乡。祖国的宝岛,我可爱的家乡,我可爱的家乡……”

家乡,在黄刚指向的远方,也在他在咫尺的脚下。他惦念着遥远的故乡,也早已把这座祖国南端的孤岛,当作另一个家乡。

2012年,三沙建市的那一天,黄刚和战友们守在电视房里,观看揭牌仪式的直播。那一刻,他所奋斗的这块土地,从此有了更郑重的身份和名字。“我们也是三沙市人了!”伴着广播中熟悉的旋律,黄刚和战友憧憬着不远的未来。悠扬的曲调应和着官兵黝黑的笑容,将充满希望的时代画卷徐徐展开。去年,三沙市首个5G基站正式开

通。第一时间,黄刚给老家父母拨去了视频电话。屏幕两端,彼此笑容如此清晰。远隔千里的两个“家乡”,都沿着时代的轨道向前飞驰。

回望当兵这些年,两个“家乡”的一幕幕在黄刚脑海中交替闪现——当年简陋的居住条件、艰难的通信与补给,在时光飞逝中不断完善,织出了西沙舒适便捷的新图景,织出了定西生机勃勃的新面貌。

“祖国的强大和繁荣,与我有关。”守岛13年,黄刚在这里看了2次国庆阅兵。从2009年到2019年;从木制的长条凳到舒适的靠背椅;从20几吋的“大屁股”老电视,到铺了半面墙、五六十吋的液晶屏……看到“浪花白”在屏幕里穿行而过,黄刚体会到一种奇妙的关联:关于自己脚下的小岛,和这个宏大的时代。

那天,看完转播后,在这座小岛上,黄刚和战友将满腔的兴奋注入到午饭前合唱的那首《西沙,我可爱的家乡》中。

“汗水洒满座座岛屿,古老的家乡繁荣兴旺……”歌里唱的那句“繁荣兴旺”,早已刻进他们守岛的青春岁月。

今年休假回家,黄刚翻出二胡,架起弓弦,又一次奏起这首《西沙,我可爱的家乡》。刚满4岁的儿子还听不懂,居然也兴奋地手舞足蹈起来。黄刚笑着,在家演奏起了“家乡”。(采访中得到薛成清、张启来、那拉格尔、肖炬鹏的大力协助,特此致谢)本版栏头设计:苏鹏

青春对话



对话人物:琛航岛守备营下士 江王洋
连线记者:杨悦

“每天守在明信片一样的地方”

记者:刚来到西沙的时候是什么感受?

江王洋:因为以前老人说西沙苦,我刚开始担心自己已在上面对待不住,能不能承受得了。没想到来到这里之后,我发现这里跟我想中完全不一样!这里的海很美,各种设施比较完善。虽然时间长了有些单调,但和过去相比条件好了很多,而且每天都在明信片一样的地方,我感到很知足。

记者:没觉得不方便?

江王洋:有一次,是因为快递。我们的快递是通过渔船补给,每个月来一次。去年10月我生日,女朋友给我寄了一个快递,过了3个月才拿到。拿到时,那个纸箱子沾了海水,都泡烂了。

其实和以前相比,我们已经很幸福了。以上网为例,我喜欢吃汉堡,因为岛上吃不到,就常在网网上买些速冻三明治或者炸鸡,只要算准时间,也能如期送来。闲暇时候,跟高中要好的同学视频,总碰上他在吃外卖,而我也能吃我的“外卖”。

记者:听说你们上琛航岛都要种一棵椰子树,你的树现在怎么样了?

江王洋:我当时种的是一棵椰子树苗,一个落下的椰子刚好发了芽。平时有空我就会去浇水。有时候又双休休息,一天能去好几次。看看树叶、树枝、泥土,没有什么问题,然后给它拍照。刚种的时候大概50厘米,现在应该有1米多高了吧。

上图:6月15日,江王洋完成执勤任务,在海边向着家乡的方向敬礼。

照片由本人提供